



选小微 说型

3



XIANGXING XIAOSHUO XUAN

微型小说选 (3)

凌焕新 沈国芳 编
朱持 宋新桂

江苏人民出版社

封面：柯 明
尾饰：晓 梁

微型小说选（3）

凌焕新 沈国芳 编
朱 持 宋新桂 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6 印张 9.12 插页 4 字数 180,000
1984年3月第1版 1985年3月第2次印刷
印数 47,501—84,700 册

书号：10100·738 定价：1.20 元

责任编辑 陈乃祥

微型小说选缘起

从一个螺壳，可以听到海上风浪的呼啸；
从一粒石英，可以看到宇宙之光的折射；
一块化石，告诉了我们地球童年时期的洪荒；
一滴血液，展示了人体奥秘的丰富内涵；
一片毫不引目的硅板，竟是当代物质文明的凝形；

至于时代的飙风，社会的涛澜，国事万机，人生繁琐，莫不可以手抚八纮，目接飞鸿，视千古于一瞬，缩万丈于径寸。这是文艺的功能，小说如此，微型小说更是如此，

时代对文学的要求，社会赋予小说的使命，微型小说同样需要承负。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也可以说：文不在长，有人则名；篇不在巨，有思想则灵。

如果“微”而能尖锐深刻反映社会症结、塑造时代典型，则“微”将是长篇巨制所望尘莫及的艺术特色，相对地说恰恰是某种意义上的艺术准星。

鉴于微型小说的兴盛，反映了突飞猛进的时代风貌，适应了四化建设的需要，我们愿披阅众刊，加以遴选，把我们社会的螺壳、石英、化石、血液、硅板

集中起来，使读者听到声的呼啸，看到光的折射，洞察历史的渊源、社会的隐秘，感应时代激宕的风暴、前景瑰丽的魅力，有所思索，有所奋勉。

江苏人民出版社
文学编辑室

目 录

一个复杂的故事	绍 六(1)
等车	夏小平(3)
《墨海》题签	宋安群(6)
我要画什么	瞿 琮(9)
改革	吴若增(11)
尾巴	汪曾祺(16)
木维	林斤澜(18)
代言人	段荃法(22)
朋友	韩 冰(26)
心曲	叶文玲(29)
儿科大夫的手	邹月照(32)
笑	屈兴岐(35)
诀窍	刘学江(39)
就从这儿开始	陈立风(42)
两个年轻人	姜福祯(43)
新月	孙 颀(45)
翠柳河边	高振生(48)
义务解说员	徐元成(51)
不	许世杰(54)
诺言	李仕仁(56)

热泪	范瑞先(59)
“炮”炸酒席	佳举(62)
秋雨沙沙	刘家田(65)
失落	舟元 小丫(69)
路旁，新摆了一个米酒摊	林发锦(71)
驼绒背心	梁剑华(74)
笨鸟	微微(76)
“书法家”	司玉笙(78)
骤雨	宋振国(79)
头上是一片宁静的蓝天	聂鑫森(81)
爱情的弦	朱樵(86)
无名指	木桦(90)
奇妙的循环不等式	滕纬明(92)
位置	滕纬明(95)
拳头	崔宝印(98)
冬夜的歌	谢静(101)
钢梁	钱惠松(105)
拍板文章	周鸿铸(108)
半夜敲门	干生伟(111)
放宽政策	田文茂(113)
比	乃祥(115)
考	栾开封(117)
小雨	程丹虹(119)
“严重问题”	张秀枫(123)
治	丰晓梅(126)
一家之长	赵和平(128)

价值	马书祥(130)
久病床前	司马小萌(132)
头发的轶事	璞玉(135)
闪亮的星	蔡小桢(136)
我以工人的名义	陈念华(139)
两张凳子八条腿	赵怀庆(142)
评选会上	王洁(144)
小路拐弯处	李振华(148)
让	张秀珍(150)
洁白的雪	陈传瑜(154)
谐振点	毛协福(157)
指路	袁茂余(160)
窗外飘进一片大雪花	郭文琛(164)
陌生的称呼	刘彬彬(168)
阴影	刘彬彬(170)
雨夜	岫森(172)
小院门口	曲范杰(175)
爱的一课	佳峻(178)
陈迹	杨稼生(181)
向不通	恪叔(184)
“水栓”	魏子望(187)
公园奇遇	何文安(190)
一幅新闻照片的诞生	周导(193)
后来	韩蔼丽(195)
小街上的爱情篇	陶继文(199)
亮相	王保民(202)

童心悠悠	张景萍(205)
门帘	海 泓(208)
散步	庄之明(211)
八分钱	程大印(214)
奇遇	王立信(216)
告别	尹 波(219)
小店	覃儿健(222)
在寒夜	鲁书潮(225)
“次品”	郝铁军(229)
鸡毛蒜皮	路 桦(230)
君子兰	冯铁靖(235)
墨宝	叶庆瑞(240)
A教授的喜悦	于 雷(243)
午夜风	柯 南(245)
冒名者	宋学英(248)
“姑娘，请等一等”	王书良(252)
绿色的雾	李铁柱(255)
月亮也是热的	杨忆华(258)
探望	许士英(260)
月光下	李 湘(263)
学业与爱情	范高世(267)
遥远的声音	吴 红(271)
玉兰花	唐晓平(273)
买“小炒”的姑娘	王 庆(275)
漏秋	鹄 望(277)
挑战	陈 跃(280)

心迹	孙晓咏(283)
枯黄的小树	陈廷可(286)
3号姑娘	唐春安(289)
醉DE心	洪建军(294)
阿丽的烦恼	秦人(297)
微型小说艺术谈之一	凌焕新(300)

一个复杂的故事

绍 六

“张工，看了你的《职工经济状况调查表》，想核实一下你在‘其他负担’一栏内填的十五元，我们不明白……”

“那是寄给我妹妹的，在房县上畈中学，不信我可以将历年的每月汇款收据……”

“别误会，不是不相信你每月寄去这十五元，是想问你为什么要寄这十五元。”

“为什么？因为她是我的妹妹，在我困难的时候——你知道我有整整七年，每月只拿生活费——她每月寄十五元支持我的家庭，直到我平反恢复名誉，还因为我的‘问题’影响了她的毕业分配，在山凹凹里呆了十五年。如今她有困难，我……”

“他们夫妇只一个孩子，农村生活也低，不至于有困难吧！”

“不，他们每月要给妹夫家乡应山县寄十五元。”

“你妹夫要供奉双亲？”

“不，妹夫的双亲早亡。”

“那寄钱给谁呢？”

“寄给妹夫服役时的战友罗元凯的家。”

“姓罗的收入低？”

“他在中越边界自卫反击战中牺牲了。”

“啊——当地政府应当照顾这位烈士之家呀！”

“照顾得不错。不过，烈士的父亲每月要寄十五元给烈士生前的部队所在地襄阳。”

“寄给谁呢？”

“烈士生前曾救过一位盲人老太婆，并坚持每月照顾老人十五元，罗元凯同志牺牲后，烈士的父亲按照儿子的心愿，继续照顾这位老人。”

“原来是这样。不过，你寄钱给你妹妹，妹夫寄钱给应山，应山寄钱给襄阳，这……未免太复杂了。”

“难道有什么简单的办法吗？”

“你若直接寄钱给襄阳，不就省去几道关节和邮费吗？”

“这个……可是，生活并不是数学，人的感情更不是数学呀！”

选自《南苑》1983年第3期

等 车

夏小平

出了火车站，孙建华朝公共汽车站走去。正是早上上班时间，厂里许多人都在等车。他出差半个多月了，见到熟人倍觉亲热，忍不住要开几句玩笑。

“李胖子，哎呀，怎么两个星期不见就瘦了这么多？是不是小张又要推迟婚期？”被称为李胖子的腼腆地笑了笑，居然没有反唇相讥。孙建华看见黄师傅站在旁边，又问：“您昨晚在路灯下又战到十二点？”平时黄师傅听有人这么问他，就会兴高采烈，加油添醋地把自己下棋的战绩发布出来，可今天黄师傅接过话头却说：“没有，没有，我好久没下棋了。要一心扑在工作上嘛。”孙建华又看到从马路对面走过来一个衣着入时的姑娘，故意做出一副惊奇的样子说：“小方真是越来越漂亮了。”这一声，把大家的目光几乎都扯向了方萍。平常跟孙建华常开玩笑的方萍，却绷着脸回答：“请你讲话注意点影响。”说完，就走到汽车站的另一头去了。这一下，人们的目光又全射向了孙建华。孙建华刚过三十，是厂里的技术员，很喜欢和人开玩笑，跟谁都谈得拢。可今天他红着脸，低着头，躲避着众人的目光，心里大惑不解：“这是怎么回事？”

他正在胡猜瞎想，忽听不远处响起“哧——”的刹车声，抬头一看，是厂里的吉普车。车门开了，走出一个滚圆的汉子，厂行政科的汪科长。他拎起孙建华的旅行袋，说：“上车，上车。”又是一反常态！孙建华可真懵了。汪科长将旅行袋放进车里，转过身来一看孙建华还在原地没动，又走过来，满脸堆笑地说，“孙厂长，我是特意来接您的。”不知什么时候已站在旁边的方萍也故作惊奇地说：“怎么，你还不知道啊？提你当副厂长的报告昨天已批下来了。”孙建华有些明白了。在他出差前，厂党委书记和老厂长曾找他谈了一下，暗示可能提他当技术副厂长，他没想到这么快就批下来了，更没想到这么快就“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了。

望着毕恭毕敬的汪科长，又看了看等车的人们，孙建华感到自己陷入了一种更难堪的境地。忽然，他发现了两个抱孩子的女工，就象发现了救星一样，连忙招呼：“黄玉珍、钟秀云，快来坐小车。”那俩女工没挪地方，有分寸地笑着答道：“你们坐，公共汽车就来了。”汪科长走过去，一手拽着一个，说：“孙厂长让你们坐，你们就坐嘛。”孙建华又把两个年纪大、有病的职工拉上了吉普车，搞得连汪科长都没有了位子。汪科长很豁达地对司机说：“小刘，你先把他们送到厂里，再来接孙厂长。”“不用了。”孙建华朝司机摆了摆手，又对车里的黄师傅说，“旅行袋里都是图纸，请你带去。”然后对汪科长说，“我们坐公共汽车吧。”

公共汽车来了，人们拥向汽车，推着，挤着。孙建华这才如释重负地吐了口气，和人们说笑着，朝车门挪去。

只有汪科长不知为啥满脸通红地还站在原地。

选自《周末》



《墨海》题签

宋安群

“叮铃、叮铃、叮铃……”市委刘书记来了！

市书法学会，刘书记来过三次。每次他来这里，都是这三下单车铃声，俏皮而使人感到亲切。

“你们嘱书的《墨海》杂志刊名题签，我带来了！”书记满面春风。

“啊，刘书记！我们正准备去取，不想你屈尊亲自送了来！”《墨海》杂志筹备组的三位书法家沐浴在春风里。

“我带来了十条，任你们挑选。”十张大大小小的《墨海》，铺满了办公桌面。

“嗬，宝墨、宝墨！”书法家们的眼睛亮了，“张旭体、王右军体，还有颜、柳、欧……刘书记，你的书体如此多样，想不到，想不到！”

“我是兼收并蓄。我们来个当场拍板，怎么样？”

“书记办事，讲究效率。好，就照书记指示，当场拍板。”书法家们搓手遵命。

“这十条《墨海》，请你们认真筛选，最后择优选出一条，作为封面的刊名题签。”

“这个……还是书记自行定夺吧！只要刘书记你自己满意……”

“啊，那不行！书法作品嘛，还是由书法家来鉴定、评选。来、来，请……”

书法家们当然违拗不了书记的诚意。观摩了一番，进行了第一轮筛选，他们毫不犹豫地淘汰了三条。

“好眼力！好眼力！”书记抚掌夸赞。

比较来、比较去，书法家们又相继淘汰了六条：“选这一条。刘书记，不知你本人……”

“选这条？”书记歪头转脸面向三位书法家中的一个白髯长者。

“就选这条！”长者是《墨海》杂志筹备组长。“刘书记，你这帧墨宝，笔势龙跌凤挪，潇洒自如，纯系我国著名的吴派风格！”

“哈哈哈……”刘书记纵声大笑：“好眼力呀！这帧墨宝，正是著名书法家吴老先生的手迹！”

“哦？！”书法家们面面相觑。

“讲到这个，我要向你们提点意见哩！办书法杂志，写刊名题签，怎么不找书法家，倒反去找我这个书记呢？我写字好比鸡爪，你们就不怕人笑话？怕我不支持，是不是？支持！支持！我会支持你们的！昨天吴老先生路过我市，我闻讯赶去‘拦车’。这帧《墨海》，就是我请他留下的‘买路钱’呢！其它几条题签，也是我发动周围几个爱好书法的同志写的。其中，我也遵嘱写了一条。”

“书记的墨宝是……”

“什么墨宝？第一轮筛选，就过不了你们的法眼！”